

《民国风尚志》是国内首部全景式展现“民国娱乐圈”的图书。它图文并茂地介绍了清末到民国时期发生在戏院、电影院、舞场、妓院等娱乐场所的民俗风尚、传闻逸事,对当时的娱乐消遣发展以及独特的民俗文化进行了一次详细的记叙。

民国戏院最怕“看白戏”



戏园、影院多年的顽症、也最令园主头疼的就是一些观众仗着自己的背景进园子看戏不买票,行话叫“看白戏”,而且稍有怠慢还会打人、砸园子。如果园子邀来名角儿,那么就有可能半数以上的观众是看白戏的,这也就是为什么

园子满座却不赚钱的原因了。

1928年1月,军兴(北伐战争)以后,驻津各部队越来越多,军警一向以游艺场、戏园、电影院为娱乐场所,但他们从来不给票资,各戏园、影院还得专门为他们特设官厢和军警优待座,但由于他们的人太多,且占据许多客座,军警占据大半个园子的现象屡见不鲜,甚至一个军人带着数名“亲友”也能大摇大摆地无票进园。寻衅滋事、殴打园伙的事更是时有发生。每年正月是两园最旺季节,也是看白戏最猖獗之时,各园虽使出浑身解数,邀来名角儿,但最后一算账,还是人不敷出,亏累不堪。后来,经与军队协商,各戏园提出变通方法,挑选出若干家戏园,按日轮流演义务戏,不卖座、不售票,专供军人娱乐;而不演义务戏的各戏园,则不准军人入内,或一律收票。

同年2月16日,军警督察处也发出训令,取缔军人无票观剧的特权,不准军人随意入园滋扰,并派出人手每日巡回检查,保护戏园、电影院正常营业。刚开始,军方尚能遵守,戏园、影

院也确实安稳了一个月,但军人们很快就发现允许他们出入的都是二流园子,上演的节目也没有名角儿,都说自己上当了。于是,军人在戏园肇事事端又屡有发生。

3月15日,两名军人在东天仙戏园对观众大打出手,茶壶茶碗满天飞,当即就有数人被打得头破血流。第二天,又有3名军人扮成工人模样,到该园强索包厢,并令已在包厢观剧的观众离开,观众不得不在园主的劝说下退票离场。

为此,3月22日,督署会议决定,以后凡军人观剧,武装齐全者一律半价付票,便衣有符号者亦须购全票。虽有命令,但执行者甚少,且无票观剧者越来越猖獗,甚至有人冒充军人,在胸前随便别上个小牌牌儿就可大摇大摆地进园看白戏。

1943年,燕乐戏院服务员头目裴玉松因收票得罪了警察局的人,转天一大早就被警察局抓走了,强制他戴着大高帽子,手里敲着小锣游街示众。

(据《羊城晚报》)

知识集锦

“关照”原指护照

嘉峪关地处咽喉要塞,也曾是丝绸之路的海关,中西往来的国门,因此出入嘉峪关的手续极为严格,必须持有相当于现在护照的“关照”,方可通行。“关照”的种类也很多,有屯民、客商、遣犯等,各持有不同要求和规范的“关照”。据史学考证,明代的嘉峪关正是“关照”最初使用地点。“关”的本意为门闩,引申为关塞;“照”是公文、证件,“关照”即出入关塞的公文、证件。历史发展到现在,“关照”已经被“护照”取代,“关照”一词的含义也发生了变化。(据《鹤壁日报》)

“壮丁”是指什么人

古人把三十岁以上作为壮年,《礼记·曲礼上》有“三十曰壮,有室。”就是说三十岁已是壮年,应有家室了。“丁”也是指成年人,不过它是从劳动能力角度着眼,是根据政府律令划分的。我国古代都是按年龄段规定劳役时间和征收赋税的数量。对于成“丁”的年龄,各朝代不同,有16岁、20岁、21岁、26岁等的说法,总之普遍低于生理年龄的标准。可见古时的壮丁不只限于30岁以上,十五六岁就被作为成年人出兵役、劳役的现象并不少见。(据《山西农民报》)

“吃茶”原指女子受聘

“吃茶”今人叫喝茶,它在古代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意思——女子受聘。明人郎瑛的《七修类稿》中提到,茶籽种下后就不能再移植,否则就不能活,“故女子受聘谓之吃茶”,用来比喻女子“从一之义”,民间也因此有“一家女不吃两家茶”的谚语。古时女子受聘,就有“三茶”的仪式,一般认为“三茶”指订婚时的下茶,结婚时的定茶,同房时的合茶,或指举行婚礼时的三道茶仪式。(据《知识窗》)

“愁眉”是一种化妆术

有愁苦之情而溢之于言表,谓之“愁眉苦脸”。然而,愁眉和苦脸在古代并非此意。愁眉原本是一种化妆术。《风俗通义》曰:“愁眉者,细而曲折。”后汉权臣梁冀家中妇人善作愁眉妆,即把眉毛画得细而曲折,显得一副忧心忡忡的样子。愁眉妆是当时京师妇人的时髦打扮。苦脸则源于佛教。佛家认为,人生如苦海,佛教对人的脸型也做了解释,说人的脸呈苦字形:双眉是草字头,两眼与鼻子合成中间的十字,下面正好是一个口,合在一处恰似一个“苦”字。(据《文史博览》)

赵树理最恨“流氓干部”

赵树理几部主要作品,《李有才板话》里的闫恒元虽然也是地主,但赵树理主要揭露的是他的流氓嘴脸。“村长闫恒元,一手遮住天,自从有村长,一当十几年。年年要投票,嘴说是改选。选来又选去,还是闫恒元。”

《邪不压正》写了一个坏地主刘锡元,但写了两个更坏的流氓小旦和小昌。这两个流氓,不仅“地主的套子”他们全会,而且土改中他们乘机窃取革命权力,竟然又布置党内斗争,打

击自己的同志,用流氓手段抢别人的恋爱对象,简直五毒俱全。

《小二黑结婚》没写地主,写的两个坏人都是流氓:金旺和兴旺,他们可把全村百姓给害惨了:“有给他们花过钱的,有被他们逼着上过吊的,也有产业被他们霸了的,老婆被他们奸淫过的……”

如果流氓当干部,那就更可怕、也更可恨了。周扬说过:“赵树理作为农民的代言人,他本能地发现,在农村,对农民最大的危害,正是农村‘基

层干部是混入了党内的坏分子’。”

在赵树理小说里,流氓最后都被人民政府给收拾了。那时候的中国人,还生活于熟人社会,流氓终究会遭到全体熟人、亲友的唾弃。而今中国进入了陌生人社会,每个人都要大量地跟陌生人打交道,与熟人的交往反而越来越少,所以,很多人——不光是流氓——早已不在乎显露“流氓意识”是否遭人唾弃,只要能为自己带来利益即可。

(据腾讯网)

郑振铎曾因炒股茶饭不思

1942年6月,抗战进入白热化,这给中国带来的不仅是动荡的政局,还有经济的重创。由于物质匮乏,满目疮痍的中国物价逐日飞涨。如何赚钱维持生计,成了国人心中的头等大事。

处于象牙塔中的文人们,也感知到了这种“生之艰”。著名作家郑振铎的妻子高君箴,有次买菜回家,发现忘了买丈夫最爱吃的莲藕,待到转回市场时,价格已经翻了一倍。那晚有朋友造访,谈及当时的形势,郑振铎对朋友说:“太可怕了,今后不知道该如何活下去。”朋友对他说:“我听说最近股票市场正在兴起,有很多人买股票赚了钱。”郑振铎闻言,详细向朋友打听了相关事宜,觉得这是一个生财之道。其时,因战事的影响,好多报社稿费低,且经常因故停刊。依

赖稿费过日子的郑振铎考虑来考虑去,最终痛下决心试一试。在征求家人的意见时,他对妻子说:“我先购买一些股票,试试效果如何。”

初入股市的那几天,郑振铎频繁奔波于银行与股市之间,原本就清瘦的他,不几日,就开始憔悴起来。

有一天,郑振铎在路上碰到好友老舍,老舍见他这副模样,关切地问他:“听说你近来炒股,怎样了?”

郑振铎听后,幽幽一叹:“我每天都去市场,看到股票价格上上下下,心里的变化如天气一般忐忑不安。我这一生还从来没有那么在意过一件事情,为此甚至茶饭不思。所以,我决定,到此为止吧。”

老舍听后,同情地看着郑振铎,

说:“每天那么疲于奔命,这样的行为无非是为了利益,股市浮沉,人心随之,太可怕了。”

第二天,郑振铎来到市场,股票又大跌,他咬咬牙,卖掉了手中最后一只名叫“新光”的股票。算下来,单单这只股票,他就净亏了16万余元。

回到家里,本来亏得很惨的郑振铎却突然有种如释重负的感觉。他坐下来,长长地舒了一口气。而后,拿起自己最喜欢的书本,又开始沉浸于文字的世界……

“书可荡涤尘心,更有助于修养。”当晚,从残酷的股市中折戟而归的一代文学家,在日记里写下了这么一句话。也许,这就是用惨重的代价,换来的领悟吧。(据《羊城晚报》)